

共青团“地下铁道”

周筱等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共青团地下铁道

周 彼 等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5·合肥

共青团“地下铁道”

周 彼 等 著

※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2號

合肥日報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統一書號：T10102·B29·787×1092 1/32·1 $\frac{3}{16}$ 印張 22千字

1959年1月第1版

1959年1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70

定價：(7)0.12元

封面設計 朱 迪

目 录

共青团“地下铁道”	周 彼 (1)
母女	周 彼 (18)
在跃进声中	王有任 (26)
在红灯高照下	潘永德 (33)

共青团“地下铁道”

周 俊

麦子割净以后，邹裕生产队又把原来专搞治水的那套班子抽了出来，投进村后水库的兴修工程中去了。

邹裕村后这个水库的兴修工程，在麦前就已经动手了。因为动手晚，这个五十尺宽、一百八十尺长的水库，只挖了两公尺深。两公尺，当然是浅了。下雨的话，它盛不了多少水；不下雨的话，它就象集上摆着卖的新瓦盆一样——滴水不存。

这个水库，是光明农业社的水利工程中的一个重点工程。北大队有六个生产队，六个生产队有近一百亩的稻改田，将来用水都靠它。在割倒麦以后，为了怕突然来了一阵雷暴雨——也是希望来阵雷暴雨，把稻田灌得水汪汪的，那就正好栽下稻秧，所以，麦茬稻田的整地、打埂工作，各个生产队，都是在一个晚上突击完成的。啥都准备妥了，可是，天不如人意，雷暴雨没来，浮在西北角上的灰溜溜的云，老呆在那儿不肯过来，东南风一吹，它又溜走了。各个生产队挖的沟，都是干的，光屁股的孩子们，在干沟里撑着，跑着玩；挖的塘，塘里水浅，鸭子在水里一站，两脚能沾地。缺水呀，水不够用呀。来帮忙稻改的干部说：“水是稻的妈，没水稻

不长。”別說长啦，现在是連栽也栽不上呀！秧田的稻秧，已經长得有一捲多长了，它就象伸长了脖子在等着，等着人們快給它搬个家。人們的心，也跟盼搬家的稻秧一样的焦急。望天，天不下雨；望地，地干的噴灰。

现在，真是水比金子还宝贵的时候。整个光明农业社，都是这样个情况：稻改田在等着水。

社管委会召开了紧急會議。在会上，朱主任再三強調地对干部說：“靠誰也不中，还是得靠自己！”会上又作出了決議，要立刻行动起来，把井水抽干，就是塘里的那点水，也要一箇不剩地送到稻田里。各个大队兴修的水庫，凡是沒完工的，水位不高的，都得繼續加深，挖出地下泉。社管委会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：

挖到水晶宮，

捉住水龙王，

叫龙王吐水，

叫稻田穿上綠衣裳！

在邹碧水庫第一天上工的时候，朱主任亲自到工地上来了，他又把具体的要求說了一遍：加深四公尺，五天以后，社近一百亩的稻改田，把地下水喝个够。

这一次修水庫，除了原来使用的那些小車子以外，各个生产队又赶制了“小铁路”。邹碧生产队的“小铁路”，是交給邹菊珍和唐玉芝管理使用的。在“铁路”上工作，她俩当然高兴呀！第一天，在鋪好了“铁軌”以后，她俩立刻就在“火車”上，一筐压一筐地放上三筐土，邹菊珍挽住繩子一

拉，“火車”就跑了。在上坡的時候，唐玉芝在“火車”後面使勁兒推着，三五下子就把個“火車”輕輕鬆鬆地送上土坡了。往回走的時候，那更有意思。鄒菊珍的胆子又大，她往“火車”上一站，連人帶車，就象射箭一樣，一下子就從土坡上竄到坑底了。拉小車子的人都站住了，兩眼眨巴眨巴地，看着“火車”來來去去地跑得那麼歡，有人忍不住叫了：

“還是‘火車’先進，咱這小車子算是落後啦！”

劉俊榮還嚷着：“鄒菊珍，咱倆換換吧！”

鄒菊珍站在“火車”上輕飄飄地往下滑着。她笑嘻嘻地對劉俊榮說：“對不起，等我坐上飛機了，‘火車’再託給你。”

“嘿，別神氣啦，看我擡上你！”劉俊榮拉着小車子，就使出勁來往土坡上沖。

到傍晚收工的時候，一算賬，“火車”比小車子多干了五方土。鄒菊珍拉着劉俊榮，口口聲聲地問他：“你服輸嗎？該誰神氣呀？”

劉俊榮給她問的沒辦法了，只好說：“好好，該你神氣，該你神氣！”

雖然收工了，可是，有些人還不想回去。劉俊榮他們幾個，嚷着、爭着要坐“火車”，就象在爭個啥寶貝，要動手打架似的。年青人就是這麼個勁兒！劉俊榮的那個嗓門來得比誰都大，只聽見他在叫：“哎哎，讓我先上去，讓我先上去！我還沒坐過火車，讓我尝尝坐火車是個啥味道！”

爭來爭去，結果，還是託劉俊榮先上了“火車”。

“火車”咕嚕咕嚕地响着。

邹菊珍坐在土坡上。她看着“火車”滑下坑底，心里在想，这是誰出的主意呀！木条釘上竹条，就做成“铁軌”啦，四四方方的一个木头框子，装上四个小铁轱辘，就成了“火車”啦。这个主意真好，真聪明！可是，这也很简单呀！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呀！她想到这儿，觉得不对劲，又回过头来，狠狠地批評自己：哦，你还觉得很简单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那你也见过真正的火車的呀，你为啥就没想到这一步呢？人家肯钻，肯动脑筋，你呢？（肚子在咕咕地叫啦！）你大概只会想着：餓了，快回去喝湯吃饅吧！你就只能等人家想出了好主意，啥都弄好了，才来坐享现成！这就象喝湯吃饅一样，总是等媽烧好了湯，蒸好了饅，你再坐在那儿吃个现成飯。有时候，吃着现成飯，还有意见哩！不是嫌太淡了或是太咸了，就是怨太稀了或是太稠了。刘俊荣还说：“好好，該你神气，該你神气！”这“小铁路”又不是你想出来的主意，你又有啥好神气的呢？真不怕难为情！

自从党的“八大”二次會議，宣布了“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綫以后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員，邹菊珍还在社員中間宣传过总路綫。有人听了宣传以后，就說：“总路綫呀，象灯塔一样。”这句话，初听起来，好象很平常。可是，仔細想一想，那意思可大着啦！这几天，邹菊珍总象是少了一样啥物件似的，心里老是平靜不下来，吃飯、睡覺都不安稳。少了啥？啥也不少呀！那是共青团員的責任感、荣誉感激励着她。她真想象党号召的那样，

做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人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，把自己的劲儿使出来，把自己的智慧献出来，好好地干它一番。她多想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一点功劳呀！在眼前来説，那就是快一点把水送到稻田里去——这也就是为社会主义立了一个小功。

邹菊珍不是一个只会幻想的姑娘。

説老实话，“火車”能比小車子多拉五方土，有两方土是“火車”的功劳，还有三方土，是她和唐玉芝的功劳。

“火車”本来是个没气的死物件，她俩要不动手，“火車”自己还是跑不开；别看它跑的怪欢的，在上坡的时候，她俩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。

“火車”咕隆咕隆地响了。

邹菊珍一看刘俊荣他们那三个人，偎在“火車”上，她怕人多太沉，把“火車”、“铁軌”压毁了，忙站了起来，想叫他们下来，可是，不等她开口，“火車”却更快地，从土坡上往下滑去。“火車”冲到了“終点”，它也不等人跑下来，一直冲出“铁軌”外，栽了一个筋斗，把刘俊荣他们，象从筐里往外豁土的一样，一下子都豁到地上了。在旁边看的人拍手笑了，他们三个也笑了。

噢，这“小铁路”倒怪，它不怕压，越沉，“火車”还越跑的欢。邹菊珍想，要是把现在这三个小筐，换成三个大筐（小筐是二十四筐一方土，大筐是十二筐一方土），叫它自己往下跑，那不是太……太、太好了吗！而且，到了“終点”，

“火車”栽一个筋斗，豁土还能“自动化”。唉，你呀，你

呀，你真是一个傻瓜！这么个简单的道理，你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出来呢？可是……人家这是坐着“火车”往坑底滑着玩，你那是把装满土的“火车”往坡上拉呀！你怎么“自动化”？装上三大筐土，多沉呀，你能拉上坡吗？真是“麻雀落在糠堆里，空欢喜一场”。邹菊珍又坐了下来。

“火车”咕隆咕隆地在响。

这一次，火车上载着四、五个大孩子，风似地一下子滑到底。

哎，为啥不能把“小铁路”颠倒过来呢？别让它象现在这样歪着倒向坑底这一边呀，让它掉个头，成一条斜线地倒向土坡那一边，那不就成了啦！邹菊珍越想越兴奋，她简直沉不住气了，她咋呼着，把唐玉芝、刘俊荣他们都叫了过来，把她的主意告诉了大家。

唐玉芝说：“好呀，这个主意好呀！”

刘俊荣却说：“好是好，就一样难办，这个土坡你又怎么把它搬开呢？”

其实，这个土坡并不怎么大，真正只能算是个小土坡。不信，你走个七、八步，一下子就爬上坡了。可是，经刘俊荣这么一说，邹菊珍再看着这土坡，土坡似乎比泰山还要高了。是呀，怎么把它搬开呢？还得把它挖成倒向坡底的斜坡呀！要不，“小铁路”就没法颠倒过来，载着重筐的“火车”，还是得用人往上拉、往上推。……

刘俊荣看邹菊珍哑了口，接着又说：“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比小車子多拉五方土，难道你还不满足？别去动它了吧，

‘鐵軌’鋪也鋪好了。”

天已經黑了。弯弯的月牙，象一把銀打的镰刀挂在树梢。

刘俊荣叫邹菊珍：“走吧，該回去吃飯了。”

“你走你的吧！”邹菊珍一付很不高兴的样子。

刘俊荣他們走了，只有唐玉芝留了下来，陪着邹菊珍站在土坡面前。

刚才刘俊荣說的那些話，真叫邹菊珍生气。她心想，你还是咱們的团小組长哩！“这样已經是很不錯了”，这象个小組长說的話？！啥叫个“很不錯了”？！一个共青团員能这样說嗎？！是的，我就是不滿足！要“力爭上游”，我就永远也沒个滿足的时候！邹菊珍真有点后悔，为啥让刘俊荣走了，为啥气的不說話，不批評他，跟他展开辯論？……可是，这个土坡怎么办？！难道就让它把我挡住了？！……

唐玉芝叫了：“哎，咱們为啥不学志愿軍在朝鮮挖坑道那样，把这个土坡，挖开一个口子。只要让‘火車’能过去，那不就行了？！”

邹菊珍看看“火車”，“火車”也只有土筐那么大；再看看土坡，土坡似乎矮了一大截，并不比平地高多少！她笑了，一把搂住唐玉芝，就叫：“哎呀，你真聪明，你真聪明！”

唐玉芝倒难为情了，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又有啥了不起的啊。”

“总比吃现成飯强！”

“走吧，回去吃飯吧。”

走了两步，邹菊珍拉住唐玉芝，問她：“吃了晚飯就动手，你干不干？”

“当然干呀！”

“好，我吃了飯就去叫刘俊荣他們来。”

唐玉芝說：“你別去找他們了。你沒見刘俊荣剛才那个劲，开口就是：‘算了吧，別去动它了吧！’”

邹菊珍又干脆、又响亮地說：“那就咱俩个干吧！”

吃过晚飯，一放下碗筷，邹菊珍和唐玉芝就到水庫工地上来了。她俩在工地上拆“鉄軌”、垫“路基”、挖“斜道”……这工夫，刘俊荣却在四处找她俩。他跑到她俩家里去，两家都說出去了，到哪儿去了呢，两家都是一样的話：“誰知道！”刘俊荣就去找呀找呀，只要是她俩常去的地方，不管是村前、村后、村左、村右，他都跑遍了，可还是沒找到她俩。按理說，象刘俊荣这样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你就是叫他繞着这个村子，走上十趟、八趟的！那也累不暈他的腿。可是，跑了这一趟冤枉路，他倒觉得腿疼了，心里有很多怨言。怪呀，今天一早，我就通知她俩的，今天晚上，湊休息的空子，共青团小組要在民校里开个討論会，把总路綫再深入一步地学习学习，她俩为啥不来？怎么，以为自己听过报告了，也討論过两回了，已經学通了？真成問題！就是有特殊的事情，你也得跟我这个小組长請假呀！又不来請假，簡直是搗蛋！

刘俊荣气汹汹地回到民校里，跟那几个等在那儿的共青团員說：“沒找到！”有人就叫：“耽誤了大家的時間，小

組會也開不成，給她倆寫張大字報！”

大字報是大家推選劉俊榮寫的。他這樣寫：

兩只小鳥，

突然飛不見了！

找遍了全世界，

也沒有把你倆找到！

小組長跑斷了兩條腿，

大家都等得心里象火燒！

今晚會議這樣重要，

請問：你倆為啥不到？！

你倆躲在哪个角落里，

跟誰說說笑笑？！

根據大家的分析，

你倆呀，多半是在偷偷地睡大覺！

对不起，

咱們要對你倆提出同志式的忠告，

總路線，

你倆根本就沒學好！

大字報一寫好，有人就要拿出去貼了，可劉俊榮呀，——大字報一寫，氣消了，現在，他倒是冷靜下來了：不對呀，從平常一貫的表現來看，每次開團小組會，她倆就從來沒缺過席，也很少遲到。今天晚上，她兩個沒來一個，哪這麼巧！嘿，一定是有特殊又特殊的事情。那麼，她倆——照大字報上用的字眼說，這“兩只小鳥”，到底是飛到哪儿去了呢？

刘俊荣把大字报一折，装在腰包里，还想去找找她俩。几个共青团员也跟着他走出了民校。他们又到邹菊珍家里去问，一问，还是个：“谁知道！”好吧，再到唐玉芝家里去看看吧。他们在走过井沿的时候，碰上了邹菊珍的小妹妹，刘俊荣就问她：“看见你姐姐没有？”

“她在工地上。”

小妹妹跑了。刘俊荣也没问她，她姐姐在工地上干啥。他心里想：这下子总该把你俩逮住了。他根本就没想到，她俩会躲在工地上，所以，他刚才找她俩的时候，虽然“找遍了全世界”，可就是没到工地上去看看。她俩躲在工地上干啥呢？为了想看个究竟，在快到工地的时候，刘俊荣特地叫跟在他身后的几个人，把脚步放轻点。他们刚爬上土坡，就听见“两只小鸟”在说话。刘俊荣轻手轻脚地趴在土坡上往下看，“两只小鸟”背对着土坡，併排坐在一棵葛花树下。

“看你头上的汗！”邹菊珍说。

唐玉芝吃吃地笑了，她说：“我才不象你那样，爱淌汗。”

邹菊珍说：“爱淌汗才好。”

“好？好啥呀！”

“爱淌汗，就爱干。不干，哪儿来的汗？为社会主义大干猛干……”

唐玉芝笑了，接着邹菊珍的话说：“那可是有淌不完的汗。”

晚风在吹，树叶儿在响。

唐玉芝又问邹菊珍：“你的手怎么样？”

“手不在这儿。”

“磨破皮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邹菊珍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呀，也没有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邹菊珍说：“把你的手给我看看。”

唐玉芝也说：“把你的手给我看看。”

她俩谁也不伸出手来，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就仰脸大笑起来。

邹菊珍说：“你别想瞒过我。”

唐玉芝说：“你也别想瞒过我。”

“疼吧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不疼。”

“嘻嘻，你手上是钉了铁掌子！”

邹菊珍照唐玉芝的胳膊上打了一下，笑着骂了她一声：“死妮子！”

唐玉芝又回手打了邹菊珍一下，她俩就扭在一起，大声笑着。

笑声飞远了。

邹菊珍说：“说正经的，玉芝，你说，再过两三年，咱们这儿会变成个啥样？”

唐玉芝又吃吃地笑了，她一面防备着邹菊珍来打她，一面说：“变得象你一样漂亮。”

可不是，邹菊珍长得就是漂亮。现在，虽然刘俊荣只能

看见邹菊珍的背影，可是，只要看到这个背影，他也就象看到她那桃红的脸蛋，黑亮的眼睛，……“变得象你一样漂亮”，这句话，哈，真有意思！刘俊荣趴在土坡上，他也不嫌累，越听越想听下去。他也忘了他是来找她俩去开团小组会的，也不怎么想打听她俩究竟是在干啥，他只希望她俩说下去，说下去。所以，尽管他那喉咙眼里，痒痒地象有个小毛虫在爬，他也吞口口水忍住了，就怕一咳嗽，把这“两只小鸟”惊的不吱声了。他正等着她俩再说下去，可是，邹菊珍却站了起来，她也不去打唐玉芝，只说：“走，干去吧！”

刘俊荣的眼睛，随着她俩望了过去。借着朦朧的月色，他才看见早上铺好的“铁轨”已经拆了，在“铁路”线上，在那些最低洼的地方，“路基”加高了；连接着“路基”，一条斜道，象根钉子钉到土坡面前了。现在，她俩拿起铁锹，向土坡猛攻了。刘俊荣算是看出眉目来了。嘿，真厉害！想到个啥就干个啥，不休息就动手啦！他也没叫，他也没嚷，转过身来把手一挥，他身旁那几个人，又轻手轻脚地跟着他走了。

在工地上，邹菊珍她俩，一铁锹一把汗，地挖着、挖着。

过了一会，歌声响了，唱的是：

雄赳赳，

气昂扬，

跨过鸭绿江！

保和平，

为祖国，
就是保家乡！
中国好儿女，
齐心团结紧，
抗美援朝，
打败美国野心狼！

歌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。刘俊荣那个嗓门，不光是說話的声音大，唱歌的声音也大，邹菊珍一听就听出来了。

唐玉芝扶着铁锹，問邹菊珍：“刘俊荣他們来干啥呀？”

“管他来干啥！”

她俩还是干她俩的。可是，刘俊荣他們唱着唱着，就走到她俩的面前来了。

唐玉芝看这七、八个共青团員，人人都抗着武器——铁锹、铁镐、抓钩，笑了，說：“哟，志愿軍来啦！”

刘俊荣来得真有力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一个立正，举手就向邹菊珍她俩行了一个軍礼，还說：“报告！来晚了，請求处分！”

大家哄的一声都笑了。

有一个团員指着邹菊珍說：“你俩才該受处分哩！”

邹菊珍問：“为啥呀？”

“小组长通知你俩的，今天晚上，团小组要开……”

人家还没把話讲完，邹菊珍就說了：“該死，我怎么忘啦！”